陽光與陰影

 5H班 蔡旼殷

戲劇演員們隨着酒紅的禮幕在眼前緩緩升起,他們攜着手,踏着最一致的步伐走到舞台的最前方,他們獻出了最真摯的鞠躬,在滿堂喝采中,這群在聚光燈下的少年就像一個光芒萬丈的太陽,我沾着光的耀目和熾熱,彷彿溶解了影子。

看着台上一排被拉長的影子,過去依稀殘存的悲喜忽地襲於眼前,那是對舞台的羈絆、那是對黑暗的恐懼、那是對光芒的依戀、那是對人生的方向,都展開在眼前。那是走在塵封的過去,我也曾帶領過小伙伴們走到最華麗的表演聽中,站在最廣闊的舞台上,演着最著名的戲劇,接受着排山倒海的掌聲。此刻,猛烈的陽光照耀著台上的每一人,任身後的陰影如何拖拉,任它如何提醒曾經的勞苦,此刻站在燈光之下,也只會幻想和祈求永遠活在這樣的光芒之下吧!

然而,人生的方向從不會因為一個乞求左右得了,一次的車禍徹底改變了我人生的光與影。那是一個雨夜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手上拿着一把印有「戲劇」的鮮黃色傘子,如同在暮色慘淡、滿天陰霾的黑夜中的一顆點綴。我站在路邊,突然,一顆刺眼的高光襲來,「呠—」的一聲,伴隨着汽車緊急的煞停,一瞬間,地上被劃出了一條殷紅的血痕。我一刻變躺在地上,手臂被掐壓在車輪之下,我依稀聽到皮膚和肌肉被磨擦而生出的撕裂,雨傘在眼前掉落,彷彿告訴我光芒已經在指縫之間逝。

「唉,天意弄人,這麼年輕就失去一隻手」我猛然從醫院中醒來,一股鑽心的疼痛傳入心頭,當我望向右手時,只見一坨白布包裹着我整個右半身,這個與繭般一層一層的白布取代了我右手的位置。我才意識到這痛不是來自手臂,而是我知道我的一生將從此失去我的陽光。忽然,一股陰影籠罩着我的心頭,「我沒有辦法演戲了......我是個廢人......怎麼還要活着」我如同掉進了一個深不見底的泥潭,不斷重複着:「我是個殘廢......」任我在潭中不斷奮力地向上游,任我伸手在潭中尋找光芒,黑暗依然將我無情吞噬。直至回到戲劇團,我依然無法擺脫那如同魔魅的聲音,更無法擺脫深入骨髓的痛。

脫下紗布,只見本來應在台上舞台上隨我舞動的手,如今卻只剩下與身體連接着的一塊毫無知覺的肉塊,手從我身上分離,戲劇一從我的人生中被割裂開了。我曾經嘗試過回到舞台,強迫身體重新去嘗試陶醉於聚光燈下。不錯,燈光依然如同太陽的光芒打在我的身上,只是現在它卻拉長了我殘缺的影子,一個沒有手臂的影子在其他台上自由舞動的影子中格外突出,我的影子是多麼的黑暗、多麼的沉重,他時刻提醒着我的殘缺。在陽光照耀下,陰影顯得格外龐大,吞噬了我的夢想、亦吞噬了我的人生,我從此走下了舞台,亦不再有資格踏在曾經的光輝之中。失去了戲劇,我的人生還剩下什麼?一生伴隨着一個缺陷的陰影,我該何去何從?

一次,母親連哄帶騙地帶着鬱在家中的我去了一個殘障人士講座,我是真的不願意到這樣的場所,一堆陰沉的影子的聚會。「其實我們都是太陽。」講者的聲音響起,我還是去了。他說:「我們都是太陽,我們都可以是璀璨奪目的陽光。」我想「若我是太陽,只怕會讓人連眼都不想睜開罷了。」他平淡地說起自己的一生:「我以前是個香港足球隊的成員,不知大家可曾知道我,但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現在如正如大家看見的,我的雙腿換新了一雙義肢。」聽到這段,心裏不禁想「是怎樣的人才能夠在這麼大型的場合向着中人揭示自己的傷疤?從前在足球場上盡情揮灑着汗水,一個連陽光到追着他奔跑的大好青年,身後的影子亦伴隨他竇動。如今失去雙腿的他,怎麼可能以這種堅定的眼神去接受大眾的目光?」他看在場的殘障人士們疑惑的表情,馬上再說:「我遇過很多殘障人士,他們因為過去的耀目而走不出現在的陰影,當然也包括我,一個熱愛足球的人,靠着一雙腿創造出光芒的我,當知道再也不能用雙腿去感受足球的溫度,內心的痛又怎能言諭?我知道很多人在這時會選擇深陷黑暗的漩渦之中,但更有部份人會選擇背對着陰影,隨着光的方向,尋找他們的人生,重新尋找屬於他們的太陽。大家可能會問:『反正你已經回不到過去的光輝,為何仍要忍著痛,不斷練習適應義肢?』對啊,反正已經回不去從前的光輝,何不乾脆就躺在床上,坐在輪椅上呢?但其實我不像從前,也不代表要活在過去的陰影之中,更不代表一輩子就只能面對着陰沉,裝上義肢,更多少為了要重新在人生路上尋找屬於自己的太陽,現在我的世界一片光明,那麼你們呢?」

「對啊!我身上的傷疤再無法逆轉,那是我身上殘缺的影子,但那就是我,不論是過往,還是現在,那些都是我。我無法回到台上與其他演員一樣享受着燈光的照射,但不代表我從此隔絕了陽光的熾熱,我不應亦不甘成為一座荒蕪的孤島。」但我依然深知自己離不開戲劇,只是現在的我不再留戀過往的光,我嘗試用左手執起筆,找尋別樣的陽光。

後來,我握着手上的筆,成了戲劇的編導,亦成立了自己的劇團,培養著與我一樣在尋找光芒的戲劇演員。今年,他們代替我攜手演出了這場完美的戲,他們是光芒萬丈的太陽,這就是我嚮往的光了吧!我面向舞台,面向着屬於我的陽光,身後殘缺的影子依舊,但光的熾熱吸引着我的目光,吸引着我一步一步跟隨着他,即使陰影是比一般人更沉重、更黑暗,但只是因為我更接近陽光了,當我完全面向太陽,已經無暇顧及身後的陰影了。我與光影的故事糾纏一生,影子的缺陷我無法改變,如同影隨光的軌跡而轉動,我無法選擇,但我能決定的是自己的方向,我是要往黑暗的深處走,還是向着陽光逆風而行?向着陰影,我不停放大自己的缺點,但看着陽光,不論陰影再大,卻不會再籠罩着我。就這樣,我向着陽光的路上前進了。